

紫微青春馆

紫微
Ziwei
青春馆

紫微双树◎著
Ziweishuangshu zhu

三界宅急送

外傳

异入学园

FIREXVEWAT



CTS

湖南人民出版社

袞櫟双树◎著

SHALVOSHVARGSHV ZHV

三界宅急送

外傳

1 异入学园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湖南人民出版社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三界宅急送外传 / 裘櫟双树著. -- 长沙 :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3.9

ISBN 978-7-5438-9363-4

I. ①三… II. ①裘…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07912号

三界宅急送外传·异人学园

著 者 裘櫟双树

出 版 人 谢清风

策 划 人 周 政

执行策划 王雄成 杨翔森

责任编辑 夏新军 曾诗玉

特约编辑 七 殊

装帧设计 罗 艳

内芯设计 李映龙

出版发行 湖南人民出版社 [http://www.hnppp.com]

地 址 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

邮 编 410005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刷 长沙丰华印刷厂

版 次 2013年09月第1版

2013年09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6

字 数 28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438-9363-4

定 价 26.8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CONTENTS

目录

Afterword
后记
247

Ending
结局
244

Chapter 4
时光
178

Chapter 3
鱼冢
126

Chapter 2
灭魔
068

Chapter 1
斗魇
004

Preface
楔子
001



我叫钟晓魁，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日子里，我都固执地管自己叫钟小魁。

“晓”与“小”，对我而言，是两扇无形的门，门后，是两条截然不同的路。我在一场选择里纠结了近十八年，最后，却是让一场漫长而诡秘的梦境为我弄明白了方向。

梦境里，我是一个快递员，为千奇百怪的人或者非人，快递各种千奇百怪的东西，经历了千奇百怪的故事。那种真实，完全渗进了我的生命。直到现在，我依然认定那些故事，并不仅仅是一场梦。正是这场亦真亦幻的“梦”，让我看见了另一个自己，也让我明白，人生如果能有一次重来的机会，是多么妙不可言。

从此之后，世上没有钟小魁，只有钟晓魁。

钟家的后人，每个人的名字里，都有一个生生不灭的“太阳”，我的父亲如此，姑姑如此，爷爷如此，祖辈如此。这一道镶嵌在我们的名字与生命里的炽热阳光，将我们钟家人的命运，指向了一个寻常人无法触及甚至无法想象的领域。

辟邪除魔，护佑人界——这是钟家千百年来的“家训”。

虽然我总是强调自己是一个普通的高中生，现在是一个普通的大学新生，以后也会是一个普通的良好公民，但是，我的良心却不得不说，从另一个角度与事实来看，我是普通人里永远无法普通的一个，并且，那些围绕在我身边的“亲朋好友”，我想了半天，也无法给他们“正常人”的称号。

我不介意告诉你们，我有个身为鬼王钟馗后裔并兼有北欧神族血统的亲爹，有个从上古时期活到现在曾让历代帝王视为宝物在秦始皇陵守过墓在乱葬岗里当过医生的亲娘，有个玉树临风彪悍不羁管尽天下所有不喘气的玩意儿现任冥界头把手俗称冥王的亲姑姑，还有一个大隐于市在某小巷里开了家“不停”爱钱如命嫁给一条暴戾向东海孽龙的树妖姑姑，等等等等——听到这里，希望你们是个心理承受能力较好的人。

可惜，身为“异能界高富帅”的我，却一点优越感也没有。因为这帮老家伙常常将我的生活搞得一塌糊涂，哭笑不得，奇葩度五颗星，具体事例暂不细表，因为我现在很忙，暂时没时间来吐槽他们。我现在忙着做的，是一件更有理想的事情——赚零花钱！

钟家的家训，除了辟邪除魔，还有自力更生……我爹每到发零花钱给我的时候，就会反复念叨这四个字。

好吧，自力更生我是没意见的，作为一个已过十八岁的成年人，我有自己养活自己的觉悟，啃老不是好孩子。还好我有个赚钱有方的树妖姑姑，那天在电话里，我已虚心向她求教了一条致富之路。

“生活怎么才能富？少拖稿子多种树！”——这是她在我们的电话会议中的结束语。

所以，如果你们看到此刻我打开的那篇名叫《异人学园》的word文档，也不要太过惊奇，没错，我确实在写故事投稿换零花钱。我觉得树妖姑姑说得不错，这世上，没有几个人会比我认识的“奇葩”更多，只要我的文笔不太坏，他们的故事应该足够我换回一些零花钱。老实说，我垂涎某品牌新出的笔记本很久了，可我又干不出卖肾这样的事，只好老老实实在地卖故事……

我要卖谁的故事？我爹妈？我亲姑姑还是树妖姑姑？

你们都错了，这几位脾气各异的大神我着实不敢乱编派，搞不好会出人命的！我现在还在修习钟家的初级术法阶段，打不过他们也跑不过他们，以后吧，等以后我强大到能从他们的魔爪下安全逃脱时，我再来曝他们不为人知的八卦换钱。

这次，我这个“异人校园”里的主角，暂时只有两位，一个是学生，一个是老师，两朵奇葩。剩下的奇葩，以后再补充。

想听八卦的暂时别着急，没看见我正在QQ上等人么，这个“异人学园”的讨论组里，除了我，另外两个家伙的头像还是灰的！我最恨没有时间观念的人！

好吧，干等着也是浪费时间，我继续写故事，等不及的，欢迎你们来我背后偷看。



Chapter 1

斗魁

滴滴滴!

企鹅欢乐地叫了起来。

钟晓魁敲故事的手还没来得及停下来，QQ讨论组的对话框里就冒出了一排排愤怒的声音——

“不对! 不对! 不对! 你写的完全不对嘛!”

那个昵称为“piano”用一张懒考拉做头像的家伙飞快地敲出无数个不对。

“你晚了半个钟头。”钟晓魁淡淡地回应。

“芒果把我买回来的松露巧克力全给吃了! 我一块都没吃到! 我教育了它半个钟头。”“piano”说道，接着马上送上一个愤怒的表情，“别岔开话题! 我在说你写的狗屁故事!”

“有什么问题?”

“我看了你的第一篇，你把我的形象写得不够高大!”

“我是照当事人讲述的情节如实描写的。”

“呸! 你别听那个疯婆子的! 照我说的改! 从第一个故事开始!”

“你信不信我把你写成一个女人?”

“你敢这样写，我就把芒果送你家去!”

“芒果不是跟你去了维也纳么?”

“包邮！”

“.....”

“快！照我说的写！”

(1)

“我的孩子！孩子！救命呀！”

女人凄厉的尖叫，将午夜冰凉的空气震裂成无形的碎片。

红色的婴儿车翻倒在雨后积起的水洼里，若黑暗上烙了一摊触目的鲜血。烫一头小卷发的年轻女人瘫坐在地，溅满泥浆的白色外衣上，数点荧光绿忽明忽暗。

街道一侧的水果店打开了小半边门，披着外套的中年男人睡眼惺忪地探看着外头，见此情景，瞌睡虫顿时跑到九霄云外。

“出啥事啦？车祸？打劫？”中年男人跑过来，边把女人扶起来边问。

女人目光呆滞，好似魂魄全无，只管仰头看着天际，喃喃道：“孩子……孩子……没有了……”

“吓傻了不成？！”中年男人嘀咕着，扶女人坐到街沿上，“别着急，我马上报警去。”

男人一溜小跑进了店门，脚步声刚一消失，满面泪痕的女人站起身，秀长的双目依然望向天际。她一扫方才的仓皇，像个刚从悲情戏中出来的优秀演员，若无其事地拭去眼泪，一点光彩，如冰冷与狡黠生成的花，在她深棕色的眸子里渐渐盛开，两片涂着玫瑰色口红的娇嫩双唇微微上翘，轻柔地送出一句话：“去吧！呵呵。”

异光闪过，女人的身影，瞬间消失。街道两侧的房顶上，一个硕大的黑

影快速移过，乍看之下，颇似一双扇动不止的巨翼。

(2)

狂风卷了迷眼的风沙，于天地间胡乱奔窜。星月无踪的夜空，被它的霸道撕开一角，战战兢兢露出小半牙月亮，黯淡的银灰，有气无力地穿过云层，为安睡中的城市染上一层鬼魅的迷雾。

万籁俱寂的午夜，没有谁留意到，高空之上，一只怪兽，类似被放大了好几十倍的雄鸡，正展开一对大得嚣张的双翼，急速穿行于厚重的云层。

当然，更不可能会有人听到一阵越来越弱的哇哇哭声——飞禽纤细若竹的足上极不相称地连着一对与猛虎无异的利爪，紧紧攥着一个小小的婴儿。

每扇动一回翅膀，就有无数细碎的绿色光点从它身体上飘落，闪闪亮亮朝下坠，紧跟着又快速消散在空气中，颇像拖了一条转瞬即逝的漂亮光带，

它准确地朝北方而行，覆盖全身的麻色羽毛有规律地收缩，一只尖尖的犄角，长在布满雪白鳞甲的硕大头颅中间，轻巧破开阻碍它前进的逆向气流，秃鹫般阴狠锐利的双眼在强势的逆流中拉成了两条细线，

爪下的婴儿，已经没了声息。

突然，飞得正在兴头上的大家伙，骤然减缓了速度。

它的正前方，不知从哪里窜出了个长得跟它一模一样的家伙，体型，犄角，双翼，爪子，连头上鳞甲的颜色都毫无差别，活脱脱是摆了块镜子在面前。

一直半眯的眼睛警惕地张大了，它完全停止了飞行，稳稳停在空中，盯

着对面的另一个“自己”，喉咙里发出呜噜呜噜的低吼，像在警告对方。

“马上回到地面上去，如果孩子伤了半点，我要你死无全尸！”

同样停在对面的“自己”，竟然开口说起了人话，细长的眸子，一直注意着那个婴儿。

如同讥笑的嗤嗤声从它口中发出，看着那个“自己”，它双眼一瞪，两个鼻孔猛然张大，接着大嘴一开，足以烤熟半个地球的红色火焰从喉咙内朝对方喷射而去。

岂料那“自己”竟连半点躲避的意思都没有，无所谓地停在原地，任由火焰窜到自己身上。

转眼间，炽热的火焰将其紧紧包围，但仅仅只是一转眼的时间，凶悍的火竟自动熄灭了，像有人朝它身上猛浇了一整条河的水，半点痕迹不留，连烟雾都没冒一丝。

“你以为你是我的对手？”

“自己”冷冷地说，言语中是藏不住的怒气，缓缓而动的双翼泛着清冷的光。

当一只长成这副模样的物种，非要用一种人类的腔调表现出非凡的冷峻时，那神态其实是相当滑稽的。不过，在它伸脖，张口，吐出一道明晃晃的闪电时，没有谁能笑得出来。

刀一样锋利的闪电飞驰而过，目标正是那吐火家伙的头颅。

心知不妙，它慌忙将庞大的身躯斜侧过去，银白的闪电擦着它的脖子飞出，虽没有造成致命伤，却被生生剝掉了一块肉，乱羽纷飞下，暗绿色的液体从伤口出溅洒而出，伴着伤者一声痛苦万分的低嚎。

“自己”并不罢手，将头一埋，嗖一下飞到对方的正上方，两爪齐下，狠狠抓在它的背脊之上，以全身的力量将其朝地面上硬压下去。

“松开爪子！否则我断了你的脊柱！”“自己”对它下了最后通牒。利爪越来越深地嵌入那片看起来厚实无比的皮肤，暗绿的液体从爪下汩汩渗

出。

疼痛难忍的它，仰起脑袋，愤怒回看居高临下制着自己的敌人，爆出一声比十头猛虎还震撼的吼叫。

出乎“自己”的意料，这手下败将竟将爪下的婴儿用力朝前抛了去。

见状，“自己”顾不得对付它，敏捷地转了方向朝婴儿落下的地方俯冲而去。

趁此空隙，负伤严重的败将赶紧抽身展翼，用比刚才快了十倍不止的速度朝相反的方向逃窜，眨眼就隐匿在云层之中。

用手中的婴儿来调虎离山，是捡回性命的唯一方法。

呼呼的风声从耳畔划过，俯冲一段距离之后，“自己”终于以温柔的力量将婴儿稳稳抓在爪下。

“小孩，你可千万留着一口气啊！”“自己”担忧地嘀咕着，它分明感到婴儿的身体已经开始发凉。

继续飞行了一小段时间后，“自己”在夜色中悄然降落于一处荒无人烟的树林空地里。枝影摇曳中，无数叶片在风中唰唰作响，徒增紧张。

将婴儿小心放在软软的泥地上，“自己”俯下头，借着吝啬的月光打量这个双目紧闭，死了一般的小东西。

“喂！你醒醒啊！”它似乎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慌慌从鼻孔里喷出一丝热气到婴儿发白的小脸上，试图用这种笨办法救醒这个脆弱的小生命。

没有任何作用，穿着红色小衣裳的婴儿一动不动，小手紧紧攥成拳头。

“坏了……已经折腾死了？”它懊丧地自言自语，又将脑袋凑得更近了些，想试试婴儿是不是真的没有了呼吸。

一片黑云飘过，遮住那弯可怜巴巴的残月。

月光消失的瞬间，地上的婴儿，突然睁开了眼睛，一对黑如深潭的眸子朝眼前这个大脑袋投去准确的视线。

咧开发紫的小嘴，一声咯咯的笑从婴儿口里发出，两只冰冷的小手猛一

下抬起，抓住了它头上的犄角。

不好的预感从“自己”背上流过，它本能地抬起头，将婴儿从地上带了起来。

不等它摇晃头颅把“挂”在自己鼻梁中间的小东西甩下来，一阵电击般的酥麻感突然从头顶窜向全身，让它动弹不得，视线也随之模糊。

咯咯的笑声又响了起来。

昏昏懵懵之中，它只看到那个婴儿像从人形化作一个从未见过的生物，两只尖尖的耳朵，丑陋狰狞的面容，还有一双快要被眼珠子撑爆眼眶的畸形眼睛，和那凸长着，跟鸟类颇相似的猩红嘴巴。

好痛！它低吼，额头上像是被重重咬了一口。

仿佛有一根锐利的针，从伤口刺进，没入皮肉，在身体中放肆地游走，想一点点戳烂每一根经脉，每一寸血肉。

意识再无法保持清醒，它的眼皮重重地搭下，混沌的黑暗中，它庞大的身躯轰然倒下……

“咯咯咯咯。”

耳旁最后听到的，还是那阵婴儿的笑声。

翌日清晨，密林中一棵大树下。

二十上下的年轻男子，穿着一身黑色的高中校服，抱着躺在怀里昏迷不醒，穿着白衬衫加牛仔裤的男子用力摇晃。

“老大！老大！醒醒啊！别吓我！”急促的呼唤在空气里震动，欧阳萃的巴掌接二连三拍在皮安诺脸上。

“唔……”躺在他怀里的皮安诺缓缓睁开了眼睛。

“老大，你醒啦？”欧阳萃高兴地大叫。

“婴儿！那个婴儿！”皮安诺猛地从他怀里挣脱而出，警惕地看四周。

欧阳萃疑惑地追随着他的目光，摇头说：“我赶到的时候只看到你一个人躺在地上，没有其他了。”

“是吗……”皮安诺摸着自己的额头，气恼又不解，“我居然被一个婴儿暗算了。可是，这怎么可能呢？”

“你没事就好。幸好我让你戴上这个！”欧阳萃指着皮安诺手腕上的一块看似普通的黑色腕表，然后双手合十道，“多亏世界上有种玩意儿叫GPS！你不知道你的降落点有多偏僻！还好你没飞太远，否则我真不敢保证能不能在你被送去展览之前让你恢复人样！你怎么会晕倒在这里？万幸你的校服在车上，要不是纽扣里有解药，我……”

“你话太多了。”皮安诺不满地瞪着喋喋不休的欧阳萃，摘下腕表扔给他，回忆半晌，说，“我不知道这回是怎么搞的。一切本来都是按计划在进行，那只魇雀已经是我的手下败将，我原打算在救下那个婴儿之后就去解决它，可是，为什么我救下来的小婴儿有本事袭击我？！”

“我怎么听不太明白？”欧阳萃抓着头，“魇雀跑了？”

“嗯。不过它受了重伤。”皮安诺吸了口气，摇摇晃晃地站起来，“我一定会把它抓回来！”

“还撑得住吧？”欧阳萃赶忙扶住他，旋即提醒道，“今天是开学第一天，你这个样子……”

“我没事。回学校。”皮安诺摆摆手，朝停在不远处的黑色越野车走去。

“嗯。校服和书包我都带着。”欧阳萃忙点头，又从兜里掏出一粒光彩熠熠的铜纽扣，“这个还给你，解药用完了，还剩一颗变……”

“先放你那儿，回去找点针线把扣子缝回我衣服上。”皮安诺推开他的手，“我家人都交代过了吗？”

“放心，我跟你妈打过电话，说有个老同学有急事，咱俩一道送他回家去了。”

“那就好。”

清晨的阳光洒在光洁的柏油路上，越野车的车轮轻快地擦着路面，朝

市区进发。

“这回是不是有点麻烦。”欧阳萃熟练地把着方向盘，问坐在一旁作沉思状的皮安诺。

“也许。我现在也不知道。”他锁紧了眉头，看着车窗外快速倒退的景物。

这个叫皮安诺的年轻人，时年十九岁零一个月。德林高中高二3班学生。

如果他老爹不姓皮而是姓贝，那他一定就叫贝多芬了。

从皮安诺认识啥叫奶嘴的时候起，就知道世界上有种玩意儿叫钢琴，英文名称PIANO，他的尊名就是打这里来的。

皮家成员个个跟音乐有缘，去世的爷爷奶奶，生前是交响乐团的指挥跟小提琴手，在世的老爹老妈，一个是小有名气的作曲家，一个是女高音，将皮安诺培养成贝多芬第二，自然成为皮家上下的终极目标。

可惜，皮安诺哪种细胞都发达，除了音乐细胞。面对亲人的苦心，对音乐毫无兴趣的他，逆反情绪一年比一年重，并于高二那年彻底爆发，连续两年，故意在期末考试交白卷。于是，留级，再留级，弄到现在还在念高二。

学校向皮家下了通知，如果今年他依然如故，开除没商量。

皮爹皮妈慌了，回去软硬兼施。最后，两代人终于就念书问题达成最后协议，只要皮安诺乖乖念书考上大学，高中毕业前，可以不用再去上钢琴课。

今天是开学第一天，为履行协议，皮安诺必须回校当乖学生。

开车的欧阳萃，去年从另一所高中转学到皮安诺班上，做了同桌，传说这个家伙在原校创下连续留级三年的纪录，父母才不得不托关系将他转到这里，希望可以重新开始。

作为同学兼同桌，欧阳萃还是为数不多的，知道皮安诺秘密的人。

那只救下婴儿，没有半分人样的怪兽，是皮安诺“变”的。

普通人都知道，在一瞬间从兽类化身为人类或从人类化身为兽类，完全忽略基因与时间两大问题，根本就是谬论。

但是皮安诺做到了。尽管他绝对是经由地球人制造，绝对是由地球人医生护士接生到世上来的地球孩子。

他也并非人类中的异类，却真真实实拥有异类才有的能力。

这便是皮安诺的秘密。

(3)

车子驶入市区时，太阳已高悬天中。

看看手表，欧阳萃有些郁闷地说：“你飞得实在太远，等我们赶到学校，开学典礼早结束了。妖婆李一定不会放过我们。”

皮安诺一言不发地揉着额头，过了十字路口，他指着另一条街说：“从那边绕过去。”

欧阳萃立即调转车头，问：“你是要去那儿看看么？”

“是。突然有点担心。”皮安诺捂着心口，皱眉看着前方。

“你确定你还好？”欧阳萃看看他非健康的脸色，“我昨天下午还给她送过吃的，不会有什么事。到是你自己，不会受什么内伤了吧？”

“胡说八道！小心开车！”皮安诺瞪他一眼。

转过一个弯，车子开进一条小街，在两座普通居民楼中间的一块空地前停下。

水渍未褪尽的水泥地上，一顶不大的帐篷被胡乱折叠在一起，扔在墙根，满满一麻袋杂物紧挨着帐篷，底下露出摔成几瓣的土白瓷碗，还有没喝完的汤汁沾在上头，数只苍蝇嗡嗡飞个不停。几张废报纸被风吹起一个角，